

飛馬節，冬風如刃。

寒氣集結在大修道院上空，將士兵們吐出的白霧剎那間凍成冰霜。

順利瓦解雷斯塔諸侯同盟後，帝國軍再無顧忌，全心全力投入了進攻王國的戰前準備。

貝雷絲主要負責訓練黑鷲游擊軍跟保護皇帝，偶爾幫忙籌措物資。

長時間下來，黑鷲游擊軍中幾名成員仿倣貝雷絲的作息，每天凌晨四點起床，換上短袖長褲的帝國軍野戰服，跟著她一起跑步鍛鍊。

「像這樣跟著老師跑步，感覺像是回到了以前！菲力克斯，你說對吧？」

「……」

菲力克斯默默加速，卡斯帕爾不解地望著他逐漸遠去的背影。

「喂、菲力克斯！」

「卡斯帕爾，菲力克斯訓練時不喜歡跟人聊天。」希爾凡跑到卡斯帕爾身後。

「我就常常被他嫌太吵了。」

「是喔？那我以後訓練完再找他說話好了。」

「呼、呼……」亞修追上兩人。「你們、還剩幾圈啊？」

「兩圈！」

「哇、厲害！」

「亞修，你呢？」

「三圈……」

「喔！你也很快啊！」

「一起加油吧。」亞修搖搖頭，繼續往前跑。

「你們兩個根本怪物，我可是還有六圈啊。」

「六圈？」英谷莉特經過。

「妳剩幾圈？」

「四。」

「不會吧！？我是最後一名嗎？」

「嗯，陛下只剩兩圈喔。」

「什麼！我可不能輸她！喝啊啊啊啊——！」卡斯帕爾衝了出去。

「卡斯帕爾！跑步只是熱身，接下來的訓練才是重頭戲啊！」

「希爾凡，他跑那麼遠了，應該聽不見。」

「唉……我想也是。」

「好了，你快認真跑啦，六圈對你來說是小菜一碟吧？」

「好吧，真沒辦法。」

清晨七點，訓練場。

延長訓練時間的貝雷絲放好武器，看見艾黛爾賈特也一樣剛結束鍛鍊。

這不是巧合，而是雙方協商的結果。

兩人如今作息一致，大部分時間形影不離。

貝雷絲曾擔心艾黛爾賈特配合自己早起太辛苦，她卻表現得甘之如飴。

「走吧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「好的，老師。」

兩人準備前往浴場，訓練場大門一開，刺骨寒風迎面襲來。

貝雷絲默默回頭，見艾黛爾賈特衣著單薄，解下身上的披風，悄悄為她披上。

「謝謝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笑著伸手拉緊披風，貝雷絲也隨之揚起唇角。

她的笑容含蓄內斂，卻總能輕易在艾黛爾賈特心中掀起巨大波瀾。

老師最近經常對我微笑——

艾黛爾賈特隱約察覺，貝雷絲對她的態度越來越特別。

但貝雷絲什麼也沒表示，自上次親吻額頭後，再無親密舉動。

艾黛爾賈特不能確定，老師是不是也認為她是特別的存在。

若非正在打仗，她會直接詢問貝雷絲。

現在不開口，是擔心得到不理想的答案，會大幅降低士氣，間接影響接下來的出戰。

或許老師什麼也沒想，只是習慣照顧她這個前任級長而已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窺視身邊貝雷絲的側臉，目光緩緩下滑，停留在她空空如也的左手上。

突然很想……跟她牽手。

只要伸手就能滿足願望，而且老師應該不會拒絕，這股誘惑讓艾黛爾賈特天人交戰。

但直到抵達浴場，她都沒有行動。

大廳二樓，謁見之間附設的辦公室，目前是阿德刺斯忒亞皇帝的辦公場所。修伯特拿著一卷羊皮紙進來時，艾黛爾賈特正在批閱奏摺。

而貝雷絲站在辦公桌旁，面無表情掃了他一眼，確認安全後，再度低頭看書。

「陛下，向您報告——『芙朵拉首飾』與下咽喉防線已設立完成，這是兵力部署。」

「辛苦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展開羊皮紙看完，習慣性地遞給貝雷絲過目。

「哥納利爾公爵的病況如何了呢？」

「荷爾斯特卿已無大礙，另外，瑪莉安奴大人回報，希爾妲大人甦醒後復健情況十分良好，因此三人預計下週一帶荷爾斯特勇士隊前來，早上九點準時跟指揮官大人報到。」

「知道了，謝謝。」

貝雷絲捲起羊皮紙，放進桌上的閱畢文件筒，對修伯特點了一下頭。

「那麼，我先告退了。」

修伯特向兩人彎腰敬禮，轉身離開辦公室。

「呵呵，這麼一來，我掛念的事又少一件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轉頭望著貝雷絲，緩緩展露微笑。

「老師，自從妳回來之後，一切都進展得相當順利呢。」

「我沒有做什麼。」貝雷絲搖頭：「全是憑藉妳和同伴們的努力。」

「我也接受老師的稱讚，不過妳不在的五年，芙朵拉陷入僵局，我們的努力並沒有收獲到相應的成果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嗯……為什麼呢？我也一直在思考原因，為什麼每次只差臨門一腳就成功，卻總是會失敗呢？面對旗鼓相當的對手，努力奮戰不夠，還需要什麼？後來，我想起了弗雷斯貝爾古家接二連三的不幸——」

艾黛爾賈特望著桌上批閱到一半的奏摺，緩緩道出從未與其他人吐露的憂慮。

「會不會是因為我的噩運還沒終結，導致老師在戰鬥中失蹤，帝國的運勢也因此受到了影響？我知道這種想法毫無根據，但妳不在的五年，我無法不這麼想……」

注視神情消沉的艾黛爾賈特，貝雷絲開口問道。

「艾黛爾賈特，妳發起戰爭是為了什麼？」

「為了……創造再也沒有愚蠢犧牲的世界。」

「這個目標容易達成嗎？」

「不，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。」

經貝雷絲這麼一提，艾黛爾賈特回想起立誓當下的決心。

「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，我不該因為一時失敗就停下腳步的。」

「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一向知道自己要說什麼，貝雷絲不需要提醒她太多。

「皇帝的立場應該比任何人堅定，我卻很容易迷茫不安、失去方向，需要老師引導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再度垂下眼眸，一方面對接下來的問話感到緊張，一方面也是沒有自信。

「老師，妳說過會一直看著我……那麼無論發生什麼，妳都願意在我背後支持我嗎？」

貝雷絲微微一笑，伸手撫上她頭頂。

「不光是在背後支持，我願意為妳挺身而戰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五年前，貝雷絲說過她選擇成為艾黛爾賈特的力量。

五年後，再度聽到她表達同樣的決心，艾黛爾賈特仍然受寵若驚。

「——謝謝妳，老師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不自覺笑了。

貝雷絲望著她臉上重新展露的燦爛笑容，久久無法移開視線。

帝都安巴爾。

深夜，皇城寢宮內，寒冷乾燥的冬風呼嘯著吹過露台。

貝雷絲關上木門，拉起簾子，燭光映著床幔，讓屋內稍稍回暖了一些。

不久，艾黛爾賈特回到寢室，向她展示一個瓶子。

「老師，這是雅妮特自製的護膚液，說希望我們試用……妳要擦看看嗎？」

「好。」

「那我先幫妳擦吧？首先是背，妳先趴下來。」

貝雷絲脫下睡袍趴上床，艾黛爾賈特將微涼的透明液體倒入手心，緩緩塗抹在她背上。

接著是正面，艾黛爾賈特仔細將護膚液抹遍貝雷絲全身之後，忽然發現貝雷絲在顫抖。

「妳會冷嗎？」

因為貝雷絲平常不怕冷，艾黛爾賈特很緊張，都伸手拉棉被了，貝雷絲才慢半拍地出聲。

「很熱……」

「熱？」

艾黛爾賈特納悶地拿起瓶子，藉燭光觀察瓶中剩下一半的護膚液。

「我之前塗的時候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……」

這時，背後有一團火壓了上來。

貝雷絲摟住她，在艾黛爾賈特耳邊吐出熾熱的呼吸。

「特別的、是妳。」

並不是護膚液有問題，而是貝雷絲無法控制地對她的觸摸感到興奮。

貝雷絲咬了咬她的肩頭，細細親吻起她的頸側。

「等一下，怎、怎麼突然——嗚！」

貝雷絲吸吮著艾黛爾賈特散發誘人香氣的肌膚，一手撫揉她胸前，一手伸向她腿間。貝雷絲多番疼愛過的雪白身軀，記住了被貝雷絲佔有的滿足感。

她的唇舌，手指，甚至視線……

經歷過無數夜晚的熾熱相合，只要與她稍有接觸，便會令艾黛爾賈特的愛意泉湧而出。

「呼……嗯……」

斷續溢出唇間的嬌弱呻吟被貝雷絲含住了，艾黛爾賈特與她纏綿深吻。

迷戀著貝雷絲的氣息，沉醉在貝雷絲給予的連綿快感中，整個人舒服到快要融化了。

滿腦子只剩下貝雷絲，除了愛她跟好愛她之外，什麼都無法思考。

「——！」

艾黛爾賈特在她手中達到高潮，喘息著埋入她懷裡，甜美的顫慄經久不歇。

兩人反覆交換親吻，在貝雷絲柔和的注視中，艾黛爾賈特緩緩支起身子。

「我也要讓你——只能想著我。」

艾黛爾賈特吻上貝雷絲香汗淋漓的胸口，手掌順沿大腿內側緩緩上滑，褪去她的下著。愛撫她與自己一樣火熱的身體，手指探入秘縫，挑弄沾滿露水的花心。

「啊、艾爾……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挺腰迎合她的輕攏慢撚，在逐漸加快的節奏間發出嫵媚性感的喘息。

「……我想要……妳……！」

「嗯，給你。」

艾黛爾賈特低頭吻她，認真回應她對自己的愛慾。



「……我的一切，全都給妳。」

兩人互相放縱，盡情歡愛，在天色泛白的前一刻相擁而眠。

隔天是休息日，兩人仍然一大早起床。

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一起沐浴，幫她打好頭髮後，微笑著坐在床邊看她更衣。

貝雷絲身上佈滿深淺不一的愛印，一小部份無法以衣物遮掩。

她盯著鏡子，撫摸頸側的咬痕，目光在鏡中跟艾黛爾賈特交會時，沒輟地一笑。

感受到貝雷絲的寵溺，艾黛爾賈特情不自禁地擁抱她。

「老師，我覺得……我真的很幸福。」

艾黛爾賈特貼在貝雷絲胸前，嗅聞她身上好聞的味道，心滿意足地笑了。

「謝謝妳為我做的一切。」

「我也是，艾爾。」

貝雷絲雙手環住她腰際，溫柔地吻了她的額間。

「……謝謝妳來到這個世界上，讓我可以遇見妳。」